

57X
52
28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初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

以文無

害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

也

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

為市

主吏掾

索隱曰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掾

高祖為

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

高祖為亭長

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奉之

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

送錢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

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何

左右或作佐

蕭相國世家

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駙按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

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一

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

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

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

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

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阨塞先代

信或無

填作鎮

關相國

使中有

之藥

奏上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

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

即不交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漢王數失

軍道失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

事漢二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

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

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

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詭漢五年既

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

三三三

四五二

一

鄧 立黃又 立澹

鄧 呼去反

汗馬 武下馬汗

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鄧侯文韻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鄧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
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鄧今皆作鄧所由亂也索隱曰瓚云今南陽鄧縣顧氏云南陽郡各地
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
 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
 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

蕭相

餘

者一乍去

數或無

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千秋封安平侯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索隱曰功臣表鄂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索隱曰功臣表鄂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

三六九

云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
 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復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
 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
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
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
漢安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
 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
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為贏二也音盈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
 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

蕭相國世家

召音印非同

為名
以末
暴蒲毒反

在淮陰軍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
 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
 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
 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虐於外而君守於中
 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合者淮陰侯新反
 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
 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
 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

三輔黃圖云
息也益也

正義作多空地
上林多空地
如令民得入田
漢書師古曰
稟稗也言恣人田
不收稟稅也

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
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
皆附君常復孽茲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負正義曰貫音世又食
夜反賒也下天得反以自汗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
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十萬上
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
田宅以為己利故云
乃利人也所以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
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
入田毋收稟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
田人留稟入宮上大怒曰相

蕭相國世家

正義曰其稟草番苑中為禽獸食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
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
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
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
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
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
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
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高古不
用意淺

索隱曰李斯婦思
而自予是過也

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又出
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
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
曰曹參何如何頌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
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
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道
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謚為文終侯徐廣曰
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

蕭相國世家

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索隱曰錄音祿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
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
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關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謹年慎

已

群作功

蕭何為吏

文而無害

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

關中既守

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

秦兵必會

約法可久

收圖可大

指獸發蹤

其功實最

七百

政稱畫一
居乃非素
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相國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

正義曰平陽故城也

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索隱曰

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

獄掾而蕭何為主

史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

方與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器將擊胡陵者○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

攻秦

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

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

正義曰曹豐父為

三五四三

魏索隱曰時雍齒守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正義

曰音軍碭東破之取碭孤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淠敗於

屬梁國孤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淠敗

於孤父是吳與梁相距而敗歟正義曰括地志云孤

父亭在宋州碭山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各也晉灼曰

縣東南三十里祁善置祁音抵孫檢曰漢謂驛曰置

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

逢又如字善置置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

州下邑縣東北漢祁城縣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

言取碭孤父及祈縣之善置理志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古虞國商均所

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古虞國商均所

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

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劉及亢父索隱曰地理

音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亢父縣及亢父志縣名屬東

平正義曰括地志云亢父故朱登遷為五大夫北救

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二里

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山田榮於東擊章邯軍陷陳追至

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南救雍

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丁人秦將章邯破殺

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彘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

成君索隱曰地理志遷為成公正義曰遷參為成令是

時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

成武縣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

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成地名周武王

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復正義曰

追北西至開封擊趙音軍破之索隱曰

音音

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

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蔡反。正義曰

義曰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自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

一人遷為執珪

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負者位執珪古爵名

從攻陽武

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下轘轅

緱氏

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轘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括地志轘轅

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十三州志云轘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

絕河津

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

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

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

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州東南

從南攻犍

索隱曰徐

與南陽守犍戰陽城郭東

應劭曰今犍陽。索隱曰徐

犍陽犍陽縣

陷陳

正義曰陷南陽守取宛虜犍盡定南陽

曹參世家

郡從西攻武關嶢關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之監田關在雍州藍田縣

秦燒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

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

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

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正義曰梁州遷

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索隱曰地理志二

皮苒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

曰地理志二縣名屬右扶風繫音胎。正義曰繫作繫

音貽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繫城一名武功縣西

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正義曰括地志云好

南二十二里擊章平軍於好時南時城在雍州好時縣

索隱曰繫音歷按文類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今其地闕。正義曰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

東南高壤坊是乃破之後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

趙貫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

年咸陽名新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二十日三秦

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魏里今

故城在雍州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

故言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渡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

馬津有章鄉章津城圍與章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曰

括地志云白馬縣南有章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

世紀云白馬縣南有章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

曹參世家

曰徐州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

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廿一天侯不

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還攻武疆贊曰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疆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因至滎

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索隱曰才用反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

孫邀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

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

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

追至武垣

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

正義曰晉州城是

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

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

軍於鄔東

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

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

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

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

平原菑盧

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菑三縣屬平原濞音吐谷反。正義

曹參世家

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盧縣今濟州理縣已而從韓

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曰或以為高密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

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齊地今闕

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

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

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

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

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

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

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

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

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屬沛留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斬還定竹邑相蕭留日地

理志斬竹邑相蕭四縣屬沛留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繇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

竹邑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也古蕭叔國

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

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郡

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

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

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曹參世家

善治黃老言使入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

公為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

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

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

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甯用

父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

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參始微時與

蕭何善又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

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不
 諛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
 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
 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
 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
 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
 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間吏醉歌呼
 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
 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索隱曰密
 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
 張律反

曹參參世家

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及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

也非乃謂密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

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君也索隱曰謂惠帝語密無得言我告密既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

洗沐歸閣侍自從其所諫參參然而答密二百曰趣入

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密胡

治乎如淳曰猶言用密為治索隱曰胡治也言語參何為治密也乃者我使諫君也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

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

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
 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艱苦畫一徐廣曰艱音古項反音較○索隱曰漢書類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曹參代
 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三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曹參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
 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
 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

曹參初起

為沛豪吏

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

執圭執帛

攻城略地

衍氏既誅

昆陽失位

北禽夏說

東討田既

剖符定封

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

清淨不事

尚主平陽

代享其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正義曰按張氏譜云良張仲三子孫仲見見壽張老十七代孫老見春秋及禮記而王符皇甫謐並云良世為韓公族姬姓也秦逐賊急乃改姓名其言謬矣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今城內有張良廟也

張良者其先韓

人也

高祖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索隱曰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道取天下張良祖之宋季子引之

並以其為韓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韓也

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

平相

索隱曰韓系家及悼惠王二十二年

卒

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

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

大父

父五世相韓故相韓五王故云五世良嘗學禮淮

三八三 四六

陽正義曰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申

時東夷穢君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閩等降為倉海

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得方

之括地志云穢猶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

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狙服虔曰

也狙七頭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曰

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伺物必伏而候之

故今云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

候是也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漢官議

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

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牽車即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

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

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

索隱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從容閒

張良世家

其復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顧謂良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

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復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復

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

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彊忍

笑而去良殊大驚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

父去里所復還父去里所復還

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掌官託

正義曰顏師古云楊制若秦今道士所服是也

愚按父墮履

圯下三度之良

三度上三履之

三度上三履之

三度上三履之

三度上三履之

三度上三履之

正義曰編必連及等
編連簡而書之也

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
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
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河縣東濟州故
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巔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早曰
眉皆白狀杖丹黎履赤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秩三卷太公養子牙周文王師封
齊侯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入
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
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

張良世家

音教

省

漢書作司徒是也

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副將漢書音義曰官名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
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始近也故遂從之不去
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
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
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
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
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
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

解 正義曰佳註及
急慢也

公欲以兵一萬人擊秦燒下軍徐廣曰良說曰秦兵尚
 疆未可輕臣聞其將魯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
 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益為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
 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
 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
曰謂卒將離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
 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
 宮宮室惟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曾諫曰沛公欲有
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

張良世家

正義曰鮪小魚也雜
 漢書服虔曰鮪音
 七垢及鮪小人也

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惟帳珠
 玉重寶鐘鼓入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
 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
 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晉灼曰
欲沛公反秦皆秦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願
 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
 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
 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
 曰鮪生徐廣曰呂靜曰鮪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鮪
謂小魚也音趨勾反臣瓚按楚漢春秋鮪生木

合今

正義曰巴通廣遠開
集合勇忠潔渝等
土州在巴國地也蜀
益彭劉綿閣果遂
梓眉邛雅資嘉普
戎雋姚利等十九州
中蜀侯之國也

張良世家

姓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
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
合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
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
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
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中谷在梁州褒城縣北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為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墾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

正義曰棧道閣道也

無還心故曰也故謂還

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 sources 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孤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水通渭皆以行船遺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

一無點字
師古曰梟將謂
最勇健也

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
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
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
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
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
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
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
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撓正義曰女教反
願師古曰撓弱也
其字從木

張良世家

衽衣襟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
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
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
對曰臣請籍前著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
用指畫也或曰前此湯
武著明之事以籌
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
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
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

素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甲商容執羽蓋馬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伏於大釋

箕子之拘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

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

華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

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

張良世家

八尺曰咫

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

之陰素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二州

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

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

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

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

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

國弱從之○素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

立必復屈撓從楚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

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案隱曰高祖罵
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折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 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
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
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
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
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
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
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張良世家

屬之強及近也

豈合朕度云未起之時予我有故怨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
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
閣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
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
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
見疑平生徐廣曰多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
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

七十五

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
 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
 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什方縣在益州什方縣南四十步漢
 而急趣承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
 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維陽維陽東
 有城臯西有殺颺倍河向伊維其固亦足恃留侯曰維
 陽維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
 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殺函正義曰殺三殺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函谷
 關在陝州桃林縣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沃野千里南

張良世家

漕水運輓引車也
 正義曰金剛堅固也
 關中四塞之限若
 金城

固

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

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

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

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

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

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軻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依祿里，皆王助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說。

張良世家

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

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

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

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黃曰夷猶儕也。索隱曰如傳云等夷言等

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

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上雖病疆載輜車

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疆於身

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

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

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疆起至曲郵馬

正義曰輜車衣車也
護謂監諸將也

善

而公漢書作乃公

張良世家

剽輕也

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曲郵聚今

在新豐西俗謂之曲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

間相去二里半。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

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步雖病疆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

少傅事。漢十一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

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

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

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

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公

顏師古謂謂和
平之護保安之

正義曰皇昭云繳
之射繳絲繩也
用繩繫之射鳥
引繳收之言一幸
千里非矰繳所
及太子羽翼已成
難改也

張良世家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事
不受辱故然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
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
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
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
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
歌數闋索隱曰闋曲穴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也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

道音導

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
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其眾非
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
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
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乃學道引欲輕身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子房始

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

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

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

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

正義曰種顏之託蓋非也

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

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

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述贊曰

留侯凋儻 志懷憤惋 五代相韓 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 運籌神算 橫陽既立 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 固陵靜亂 人稱三傑 辯推八難

留侯亦云

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

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

留侯亦云

張良世家傳

赤松願遊

白駒難絆

嗟彼雄略

曾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父

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

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

謂麗音為紆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而

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取之

李奇曰覈與細糠者杵臼者

之戶牖富人

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

或恐是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

邑中有貧平貧待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

所獨視傷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

窮巷

索隱曰高誘註戰國東云負背郭居也

以弊席為門外多有長

者車轍

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

張負歸謂其子

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

盡矣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

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

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父事嫂如母

凡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

平既娶張氏女齋用

益饒游道曰廣里中社平為掌

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

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

分肉食甚均父老曰

善陳孺子之為幸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

矣陳涉起而王陳使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

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

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性

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

不聽人或譏之陳平亡去父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

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鄉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毅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

史五十六

信武者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毅王而還項王
 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毅
 王項王怒將誅定毅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
 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大
 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自之欲殺平平
 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張敞與朱
情而後進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
康云即無知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

陳平世家

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
 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索隱曰讙音
怨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二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
 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
 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
 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
 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
 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此好外見中非所有平歸楚歸楚不中又
 平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

漢書師古曰尾生古之信也一說即微生高也何本乍安

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入故歸大王臣躒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散

陳平世家

漢書高祖作集

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名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時龍且周勃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林音末且子問切

而亦有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音
忌信讒必以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
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
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
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
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
使至漢漢王為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
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漢書音義曰草
粗也○索隱曰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

陳平世家

戰國策云食馬馱煖以草具
如淳云藁草餽惡之具

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

出女子
出女子
出女子
漢王

茶音後

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為之願請骸骨歸歸夫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
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
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
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
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
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
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
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
王韓信及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
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

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

陳平世家

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尊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必世古
能聞此以工妙蹕善故藏隱不傳子能權知斯事否五
應之曰此策乃反薄而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十
日陳平性說閑氏閑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
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
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
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閑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
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閑氏婦女有妬媚之
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
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
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譚論畧同不知是應
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

南過曲逆

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

上其城望見其

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
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
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

陳平世家

樊

高行謂於道
行且計也

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
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軾益邑凡六益封奇計突
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豆
惡噲者噲尚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
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
至軍中即斬噲頭一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
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頊之夫有親
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
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

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
 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赴逢使者詔
 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
 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
 請得復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傳曰
 傳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
 從六宰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
起豐以廢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
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
武侯至玄孫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坐酎金國除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受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

陳世家

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
 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時
 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
 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
 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一歲孝
 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土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
 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詐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
 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

正義曰實對也

正義曰顧念思也

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

陳平世家

正義曰秦

正義曰秦漢以前右為上左為下晉宋來左為上也

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用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

義曰下文云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是主群臣也他說皆非

得

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即明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
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自
也馬融龍虎賦曰臣
怯見之莫不主臣孟東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
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
同既古人所未了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
故並存兩解也
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
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
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
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
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

陳平世家

如平遠矣是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
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
何坐賂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
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
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
得徐廣曰陳掌者
衛青之子婿

大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
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
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急及呂后時事

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也
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

曲逆窮巷	門多長者	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
魏楚更用	腹心難假	棄印封金	刺船露保
間行歸漢	委質麾下	滎陽計全	平城圍解
推陵讓勃	裒多益寡	應變合權	克定宗社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